

止水西

齋心山

題題題

跋跋跋



止
齋
題
跋

陳傳良
撰

中
華
書
局

止齋題跋

此據津逮秘書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止齋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御制至尊壽皇帝聖政序記

跋皇子嘉王賜臚金劄子

跋御書所進嘉邨生辰詩

跋歐王帖後

跋徐薦伯詩集

跋杜大春畫梅

跋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画像

跋張之望文卷後

六則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跋孫氏誌述

跋爾雅疏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吏文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跋靈洞廟賜敕額

跋宋景文公帖

跋宋元憲公表幃

跋趙延康公貢雋楚書

跋趙延康詩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跋劉元城帖

跋衛文定公帖

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良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辛簡移公書

跋江道士玉壺菴額後

跋周伯壽畫猶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跋司馬溫公遺玉壺聘君詩

跋宋信翁產經

跋王恭簡諫草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

邪正等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西梅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荊公帖

跋朱宰所藏竹石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跋林伯順七世祖画像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蹟

跋姚次韓所藏蘇老泉修禮書堂帖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跋吳興陳籛芝草圖

跋樓大防重屏圖

跋孟蜀王書後

止齋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陳傳良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政御制至尊壽皇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愾愾猶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哀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摠發序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鈐槩之流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

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管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異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大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遵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昭昭無間言曾未倦勤脫屣萬乘授之主閔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琤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涕淚大言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佐作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開臣黃由祕書少監臣陳傳良左丞相

兼提舉監修國史口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開休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贖儀輕免爲愧指留幸甚下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畱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盍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

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棲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白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慎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阨危仇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廢墮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傅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片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

致款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
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
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
寮皆出遴選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旣而置酒高
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
再三及視之其一曰上呈朔善其一曰上呈贊
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二公
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
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臨謝
而退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
未幾裳以疾沒傅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
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
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
相救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惟已

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益頌不
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教戒之義泰斯以來
此義殆絕臣爲之泮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
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
舜臯臯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
聖賢相救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
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
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歎服促使
刻之傅良曰今旣刻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
書適有目肯當缺少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
幾臣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
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
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旣傷傅良不及見
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
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
人頌詩磨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

未嘗不寓於斯云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

丙辰朔正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

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待讀學士出知益州遂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傳明傳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哀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益與考工記殺栗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祝唐

諸子吃吃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李杜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曲於宋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大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回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掇擊略盡蓋剗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金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始非強博能到買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

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樂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
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
賈生首篇益于時云嗟夫生豈于時者耶要知論
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
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
不宜書輒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
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有愧也亦豈力不足
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毅談空說性多矣惟史
事無所啓口益有識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
合自今觀楊執與孟子子雲博極羣書顧不見已
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
進乎茲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先哲重
著書如此

顏子不戒過論殆是慙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
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
可以與古道不行之歎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
與否僕因解張君因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
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
見悵悵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公餘
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
君宗思來請趙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
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連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
趙君懇訴某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參郡
政其爲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
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
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

先人之心有錄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服之冤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爲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見格惟尉以捕盜收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閤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焯所爲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間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

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爲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英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彭蠡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微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

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開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僊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眺每篇堪詠益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教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

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邇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爲人隸饑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爲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惰農耕器絕苦蘇犁刀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爲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輒轉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竝山同爲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早卽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然指以背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早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鼓里漸滅城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爲位

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熱吏與民德候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掌故仰惟國家爲民扶祀薦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慕之石某爲長吏不能隨阡陌爲方略教民治田而使干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失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濟神益永尊事無忌政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爲勸勵著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毫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益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冲之相劉

自參預卽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自承興收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綬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寵節鉞元憲復筦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藁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冕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余嘗手抄建延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珪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

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因范瓊世多言靖康無
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
誣陷於羣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僞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爲詩嗟乎
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爲公道
也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
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其厚也後
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
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
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
晉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
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
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耶尚書趙丞相事具國
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徧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
正公徧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
正公而不以爲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
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口得
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
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見各授程易胡春秋

范唐盤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錢板往往多手抄
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
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
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題跋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
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
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
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賊吏
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
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
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
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子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
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歎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
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
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止齋題跋卷之一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與此書與趙
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者
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安
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
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爲燕山之役京
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
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
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予不復道藏
予守桂陽歲早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
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嶽猷

閣潘公德鄰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
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
乃佳士耳余旣相得會他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
屬祐之卽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
股祐之崎嶇行盡閩郡得軍中心以歸余方
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答言以是益知其人有
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
可也簡穆公爲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卷額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
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
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
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貓

余家有數貓終日飽食相跳踴爲戲而不捕鼠余
怪而問人入曰貓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

所藏舊書此詔

跋徐天人手寫佛經

余若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千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祝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楷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也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演一編幕用之乃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悚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爲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歎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他客亦強之與坐見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廨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醫藥及稍愈趣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大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善蔡之見者耶嘗袖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